

岁月笔记本

长椅上的黄昏

文 / 祁阿辉



我住的是过去那种砖混结构老式楼房,这种房子顶多六七层高,没有电梯,但南北通透,小区的布局绿化以及其他方面都体现出浓重的上个世纪特点。放眼望去,院子里有水泥砌成的石凳和一簇簇低矮的冬青围起来的小花园,春夏时节花园里依次长出高高低低茂盛的花木,鹅卵石铺筑的小路上碎石子日久残缺已坑洼不平,麻雀和斑鸠以及其它叫不上名字的鸟在草坪枝杈和花间雀跃。

在院子的一角或者楼房旁边的空地上,栽种着北方常见的树木,大约有五六种,树干粗壮枝叶最为繁茂的属那几棵树皮斑驳的法国梧桐,伞盖一般的树荫下,摆放着类似公园里常见的仿木质长条靠背长椅。

长椅上常坐着人,多半是院子里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这些老人有的老伴离世,有的儿女不在身边,加上孙子孙女已长大不用帮忙管了,终于闲下来了,可是自己也老了,远处不想去也跑不动,每天就在院子一起说说话,彼此宽宽心,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院子里老年人的行动轨迹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喜欢扎堆聚在一起,还有一类甬管买菜遛弯总是独来独往。喜欢扎堆的老年人着实不少,尤其爱扎堆的是那些八十岁往上的老太太,仿佛扎堆是她们这个年纪最佳的养生娱乐方式。每天上下班经过楼下拐角,都能看到老太太们三五个相挨

着坐在长椅上有一句没一句地唠嗑,像公司职员到单位上班打卡一样准点。其实院子里也有不少老头,但老头们现身的人数和频次大大低于同院的老太太们,他们总给人留下模糊的面庞和孤单的背影,辨识度因此极低,所以老太太们无疑成为大院老年人的代表人物。

也许是长年累月的相互影响,也许是因为上了岁数,老太太们往往有着相近的作息时间和生活习惯,除了夏天手里总爱摇一把扇子外,剩下的三个季节天稍微变凉她们一准会添加衣物,多数时候会套上背心马甲或是一件厚薄适中的罩衫,坐下的时候屁股下面喜欢垫上白色泡沫板或小棉垫子,人老了怕凉也怕磨着。

每逢看见这些坐在长椅上絮絮叨叨的老年人,别人也许会奇怪她们的话匣子只要一打开总有东西往外蹦。这时倘若你假装不经意走过她们身旁,就知道她们说的不外乎天气冷暖物价涨落,还有少不了的家长里短,东家西家的事一经她们的嘴,总带点稍显夸张和戳是非的嫌疑。人老了有的是闲时间,能做什么好呢,腿脚不好使了,就动动嘴皮子吧,人活在世上谁人不说人,谁人不被人说呢?

谁如果觉得老人们老眼昏花凡事视而不见,那是大错特错了。瞅见经过她们身边衣着光鲜时髦的年轻人,她们会端详品评一番,对某户人家

孙女的露脐装和两个膝盖扯成天窗的牛仔裤不忍直视,瞧见年轻人整天大包小包地取快递想不通到底有什么可买的,听说院子某个老头老伴去世才一个月就找了小十几岁的保姆还跟人家眉来眼去便啐唾沫骂无情无义,有时看见院子遛狗的,对狗主人的关注度超过对宠物狗的兴趣,不待狗主人牵绳走远,就有人小声嘀咕,重点议论狗主人是否离婚或生育有子女,否则怎么会有闲情对狗那么上心。除了这些外,她们也时常羡慕如今的年轻人,吃的用的样样比她们那会儿强了不止百倍千倍。世事变化太快,不敢比啊!这句话常挂在老人嘴边。

老太太们坐在椅子上闲聊的时候,像是召开一场主题不怎么明确的座谈会。有时围聚的人多,除了椅子上坐的,余者就在旁边站着,或者坐在随身携带的小马扎上。这时候,坐在长椅上的几个人就如同主席台上的到会领导,坐在正中间C位的即为最高领导,多是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口才出众的老者,看上去富有组织感召力。椅子对面坐的就是一般参会人员,周围站着的就只能算是列席人员。节奏松散的座谈会即将告一段落,最高领导往往最后作重要讲话,参会和列席人员闻之频频点头,深表赞同。常见院子里有老人被人搀扶或是用轮椅推着,得空就凑过来,不为别的,就图和熟识的人见面说说话。

活到足够长是老年人一生所能取得的最大和最后的成就,所以老年人坐在一起,总爱比谁的胃口好牙口好,比谁的身子骨更硬朗。养生节目里专家说的话比老伴和儿女的管用,平时舍不得花的钱只要听到啥药能治病就偷偷买几个疗程亲身一试,有效果了逢人便夸耀自己明智钱没白花,没效果只好塞进抽屉暗自认倒霉。买养生专家推荐的药得花不少钱,人老了总想省点,于是不花钱少花钱的办法最受欢迎,彼此常交流些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奇世偏方。

长椅上的话题当然也有停下来的时候,那多半是听到相识的某个人得了不好的病或是出了什么祸事,生离死别的话题总是沉重的,闻者心里总得难受一阵子。有时并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只是刚才天上明明还挂着亮晃晃的太阳,怎么一眨眼功夫就瞧不见了,天顿时暗将下来,看样子要变天,她们会停下话头,陷入片刻的沉默,观望半晌,风刮起来了,这是要下雨的前奏,于是赶紧起身跺跺脚揉揉腿,左胳膊窝下夹着坐垫,右手拄着拐棍,有时还拎着附近超市排队买的打折土豆和摘好的芹菜韭菜,缓步朝家走,佝偻的身躯在昏黄的天色里变成移动的黑点。

在这里住的久了,就会发现院子里的老头老太太们走路时有个共同特点,脸上的表情相似,看不出悲喜,目

光也是相似的,像是看着远方又像是自顾自只盯着眼前的路,神态如同得道的高僧,似乎用一种超然而空洞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经历了人世间的苦辣酸甜和青壮年时期的轰轰烈烈后,老人们终于放下了折磨多半生的执念,开始信命,向儿孙示弱,遇事也抹开了稀泥。人最终都要与生活和解的,何必那么较真呢,如同从梦幻中苏醒过来的唐吉珂德,看见转动的大风车早已没有冲上前大战一番的心气,只期盼着余生安稳的日子多些罢了。

不坐在长椅上时,她们会相跟着到院子里的林荫小道上慢慢走,有时到健身器材上锻炼几下胳膊腿。傍晚时,当比她们年轻一茬的女人们欢快地跳着广场舞的时候,她们会在花坛边站成一溜,在音乐和口令的伴奏中,练一整套的回春医疗保健操,先是把自个儿周身上下的重要穴位和关节捶打按摩一番,末了再互相拍打肩膀后背,嘴里还发出整齐的“嗨

嗨”声。有几个爱热闹的老头偶尔会混进她们的队伍,身体僵硬动作难看,便遭到老太太们的集体嘲讽,顺带取笑他们年轻时候太过轻狂,老了落下一身病,要不然就是笑那些老爷子整天关心国际大事,没进联合国真是屈才了。几个脑袋凑在一起正讨论俄乌冲突的老头也不反驳,将将花白的头发呵呵一笑,待老太太们散去后清清嗓子继续他们的一番高谈阔论。

就如同一年里总是天气好的日子居多,老人们的生活总体上是平静安逸的,虽然有时候因为某个人某件事感受到某种潜在的威胁正一步步地逼近自己,如同黄昏中的夕阳很美却正在坠落,让人难免唏嘘与无奈。

黄昏再往前走就是漆黑的夜,夜想必是漫长清冷的,一个人走必定孤寂难耐。长椅上的她们,还有他们,仿佛在一起依偎着搀扶着,享受着落日余晖的红晕,于是黄昏里就多了些抱团后的温暖。

(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

读书

万事有心

人间有味

文 / 任 露



终于翻开了桌上尘封已久的汪曾祺散文集,其文笔清淡如水,朴素明快,发觉汪先生真是一被生活滋养的“文狐”!

他写四方美食。湘西腊肉、高邮鸭蛋、昆明菌子、北京烤肉,光马铃薯就达十几种,文中提到一种鸡蛋大小可生食的甜马铃薯,我真是闻所未闻。他是一个什么都吃的人,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口味宽且杂。幼时衔蜜枣上手术台,替同学写文章买酒吃,他真是爱吃的,也喜欢自己下厨,竟从绝塞孤城沽源带白蘑到北京做汤。

他写逸闻逸事。全县第一个卖水果的书画鉴赏家叶三,颐和园里唱戏的京剧名角萧长华,退休老夫子用罐头玻璃瓶摘枸杞,路边养蜂人取蜜割蜡,昆明的雨、北京的秋天、故乡的十五……

他写闹市闲民。车站附近小屋里拨鱼儿手艺极好的“活庄子”,西南联大教逻辑的金岳霖、小区里爱穿坎肩的江大妈……我印象最深的当属这位极简生活的“活庄子”,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解放军进城、开国大典、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一年三百六十

五天早上吃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和晚上吃拨鱼儿,常年坐在马扎儿上看街,平平静静,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

在汪曾祺的笔下,一草一木皆有可爱之处。他以静观照万物,对人间生活充满盎然兴致。看着战事军队双方的枪炮火光,冲炒米、泡焦屑吃,且称之为极具浪漫主义的一个夜晚。被下放改造期间,他不记苦难,只管作乐。哪怕在最艰难的这段岁月中,依旧能继续看书,没事下河摸鱼,偶尔捡到个大蘑菇都惊喜的不得了。正是这种永远对生活充满乐观的精神,才使得他的文字这般鲜活,这般烟火气。

我想到了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出的“钝感力”一词,即“迟钝的力量”,它强调对周遭事务不过于敏感的能力,是对困境的一种耐力。从容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伤痛,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如此便是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

现今,却有很多人陷于内耗,心如地动仪般敏感,稍有挫折,便自我否定怀疑,被情绪绑架,精力都花费在整理自己上,裹足不前。又有很多人陷于“内卷”,每个圈子竞争激烈是事实,拥有一些“钝感力”,

稍稍停脚,作为缓冲,其实也是厚积薄发。

汪先生可谓是早期的反内耗反内卷达人。外界说他的文章是刻意“淡化”了的。面对这样的文学评价,他说:“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诚然,汪先生写作确是“静思往事,如在目底”,作品所记录的都是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正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庸而不俗,却总能给人以不一样的感动。当别人将他归类为某个流派的创始人时,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提倡什么,也绝无‘来吾道先路’的气魄,只是‘悄没声地’自己写一点东西而已。书画皆乃自娱,以宿墨作画并非有意为之,只是懒罢了”。汪先生一直以亲身感受的生活为第一位,并不靠材料写作,有几分生活,便写几分文字。

心浮气躁的我们,大可参照汪曾祺先生的达观与平和。对万事有心,于平淡生活中,静观世间的妙趣与美好。在任何环境下,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则人间有味。

(作者供职于西安公路局)

相伴十年感恩遇见

文 / 王宝娟

美情趣,而且让我重新审视认识了自己,从懦弱自卑变得坚强自信,我感受到时间珍贵,生活美好。

在投稿的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几位不论在人品、学识、修养各方面都特别优秀,出类拔萃的编辑老师们,这些素昧平生的导师朋友,不仅从精神上支持我,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他们一次次帮我指出稿子中存在的问题,告诉我如何去修改。特别是郭少言老师,她不厌其烦地教我如何修改,向我阐述字数限制的重要性,她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写下去,要多读、多写……”我从心底里感谢这些默默无闻、甘为了一轮清雅的线条,我爱上了《陕西交通报》。这报纸,让我体会到阅读的趣味与写作的甜蜜。

琐碎忙碌的工作间隙,偷闲取出不同于其他刊物被随处搁置的宿命、整齐叠放在柜子里近期出版的《陕西交通报》,从版辽阔严谨的大事记、行业新闻、简明扼要的短讯到副刊沁人耳目的名家走笔、感同身受的絮语轻谈、真挚情怀,温馨浪漫的诗意人生,甚至连报纸中缝的内容物料都不肯放过要仔细阅读咀嚼。这翻阅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治愈过程,让我的心灵快速归于宁静。

最喜欢的当然属纯文艺的月末精华,一个个大的主题,编辑老师温情若干的写作提示指导,相同的写作方向,不同的表达方式,迥异的创作风格,每一期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色各香精彩纷呈。

通过阅读模仿学习,我写的稿子逐渐被认可采用,有了动力,我便投入更多的精力利用空闲时间去学习写作、去投送稿件。我一边仰慕感叹着社会琴、祁军平、商竹、吕海龙、李虎等我心中这些偶像级作者强大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深厚的文学底蕴,一边忐忑记录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捕捉生活中的小确幸。我藉由笨拙的文笔将自己思想和灵魂寄托于文字,通过报纸刊载,这过程,不仅提升了我的写作水平、思考能力、审

(作者供职于宝天分公司陈仓管理所)



诗意人生

天空划过悦耳的鸽哨
晚风呵
可是我放飞鸽子
带着远方的消息
回巢?

凝眸仰视
鸽影幽梦一般
在紫红色的云霞中萦绕
只一眨眼
又不见了……

萤火

你本来,只有微弱的光亮
我又怎能抱怨
你不如太阳
在这慢慢的黑夜里
星星和月亮
都已经逃远

只有你啊,只有你
还一直伴随在身旁
把我遥遥的征程
一点一点
用心照亮

鸽哨

文 / 月亮红

(外一首)



如梦令·农田

文 / 图 常芳霞

曾于岭下田间,
忽见流水潺湲。
常记思(悯农),
惜你如雨之汗。
农田,农田,
勿忘餐事光盘。